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校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五

起疆圉大淵獻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

招討使

烏震既死以王晏球代之按薛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

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訟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鎮皆正授節度使

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賞破高

復夔忠萬之功也蜀以夔州為鎮江軍今改為寧江軍 癸酉以與高季興軍

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元年以三州與季興

罪皆賜死 流段凝於遼州温韜於德州劉訓於濮

州自唐末以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遼州德濮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 任圜請致

仕居磁州磁墻許之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冊

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封楚王殷為國王見上卷是年六月 立宮

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示不敢擬天朝翰也更工行翻

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

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彥章為左

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

跋恒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馬殷所恃以為國者高郁也建

國置官郁不與焉何也豈然管內官屬皆稱攝惟朗殷諸子已有忌郁之心歟

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 恒本姓元避

殷父諱改焉 九月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

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

臨大藩是年三月從榮鎮鄴都 故擇名儒使輔導之

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安重誨非

儒也故寬言者之罪獨不思矯宣上旨國有常刑邪 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

姓符從之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 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

東都留守

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洛陽為東都

壬申契

丹來請修好

好呼到翻

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帝發洛

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

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

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曼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

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

殷反

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二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

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承正翻

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

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

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

戊子帝至京水

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西

遣御營使石敬瑭將

親軍倍道繼之

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

或謂安重誨

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

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

任圜罷相見上卷是年六月

端明殿

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

如此何以贖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

神情不撓

撓奴教翻

已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繼

城出降者甚眾

繼馳偽翻

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

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

乘承正翻

相帥開門降

帥讀

日率下同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為孫晟盡節於江南張本

戊戌詔

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近其辛丑吳大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

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

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徐溫養知誥為子見二百六十

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

徐知誥之於嚴可求結之以婚姻而可求之心不為之變徐溫之門忠於所事者嚴可求陳彥謙而已

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

時養之陳夫人徐溫之妻柰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

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帥讀將

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

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上時是夕溫凶問

至乃止史言徐知誥得吳國之政亦有數知詢亟歸

金陵為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吳主贈溫齊王謚曰忠武山南

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符彥琳

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

琳及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下遐詔取彥琳

等詣闕按之無狀釋之觀于可洪張筠之事帝徙筠

為西都留守莊宗同光三年復癸卯以保義節度

使石敬瑭為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兼侍衛親

大...通...百七十一

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

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渥也宣王者隆演也安重誨議伐吳

根本不固而伐人之國且問其舉大號之罪帝不從

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

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

使兼侍中若使之嗣徐職者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誥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

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

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澈勅列翻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

王珙居勇翻吳主稱帝封其兄弟及其兄子皆自公陞王初晉陽相者周玄

豹相息翻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

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復扶又翻若

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

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

史言趙鳳有識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中

書舍人馬縞縞工翻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

親廟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二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

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卷漢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見五十六卷靈帝建寧

年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請

立廟京師唐尊卑陶為德明皇帝老子為玄元皇帝帝

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謚曰皇帝

皇后墓曰陵五代會要帝追尊高祖聿為孝恭皇帝

曾祖教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妣張氏曰

順皇后祖珍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奔陵妣何

氏曰穆皇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歐

史曰高祖妣劉氏曾祖諱教父孝成妣劉氏謚懿皇后

四陵皆在應州金城縣按帝之先本夷漢主如康

狄既無姓氏其名必當時有司所製也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

州九域志廣州南至錢蔚紆翻

三年春正月丁巳吳主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

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璉力展

珍翻璆音求玠悲巾翻吳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

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縱酒為戲左右有諫者

剖其心而視之帝聞之徵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

州以驕僭徵及在潞州復然謂之不軌可也然一詔

徵之則束手入衛蓋其人真頑驕虐本無宅心不知

僭擬之為非然亦契丹陷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

明宗能容之耳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帝將如鄴都時

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詢

詢有流言說讀曰悅帝聞之不果行吳自莊宗滅

梁以來使者往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

揚溥敢與朝廷抗禮並立為帝遣使窺覘覘丑廉翻

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張筠至長安 去年徙張筠留守西

都守兵閉門拒之 上意也 筠單騎入朝以為左衛上將

軍 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荆南

復取之 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域志夔州東至歸州三百二十里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宜復同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

欲為皇子娶重誨女 偽于 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

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

善離間人 間古 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

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 德

妃有寵於帝言無不行後進拜淑妃 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

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 解其近 重誨性強悞 悞蒲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 當時諸

在方鎮得自恣獨華溫琪入朝請留故嘉之華戶化翻 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

賜錢穀 俸給之外 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

一重鎮處之 華溫琪仕梁已為節 重誨對以無闕它

日帝屢言之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

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華溫琪之才誠不足以當

之雅詳明敷奏明宗宜無不從今則上下之 溫琪聞

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

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 惡烏路翻初帝為代

州刺史王建立口已為

虞候將後從鎮真定帝自鄴為亂兵所逼舉兵南向
建立殺真定監軍帝家屬得全由是愛之及帝即位
擢為真定帥安重誨亦帝潛躍之時所親信者也即
位自中門使擢樞密使重誨之所以惡建立權寵之
間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異志數建立亦奏重誨
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故重誨言之建立亦奏重誨
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
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
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
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
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承乏者承人之乏也
言適時乏人故已得
任機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
其罪帝不懌而起此段自孔循以下言重誨與孔循
相傾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嫌

隙之所自來蓋重誨挾依乘之舊戀權而不肯退明
宗積受浸潤之譖欲遠之而不能至於決裂則不可
救矣以語宣徽使朱引昭語牛倨翻引昭曰陛下平日待重

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朱引昭今日之言知

重誨之眷未衰也鳳翔之奏知重誨之權已去也帝尋召重

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

憂比毗至今復去何之復扶又翻會門下侍郎兼刑部

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已未以珏為左僕射致

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

三司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蜀中并鹽東西川

各欲障固以專其利故爭按唐盛時嘉眉有井十
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

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
之東川鹽利多於西川矣
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

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
漢州東川南與東川接

界故列置三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也
往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詮丑副使王環監

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

郎湫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浦蜀先希瞻夜匿

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艦戶黯翻艘疎詰旦兩軍合戰

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

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高季興執史光軍還還

宣翻又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

及吳蜀之間中朝謂唐也既在四戰之地也四面受

四戰之地宜存之以為吾扞蔽宋時趙韓王勸太祖殷悅

環每戰身先士卒先悉與眾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

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鍼諸深翻索山士

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史言為將得士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宋白曰

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也梁置梁漢主以周易筮之遇

大有龜為卜策為筮以四十九策信手分開視於是

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

百艘救封州漢都番禺倣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章

大... 通... 卷... 百... 一... 十... 里... 九... 章...

至賀江沈鐵絙於水沈持林翻兩岸作巨輪挽絙築

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

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

夾水射之射而亦翻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

州團練使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留守贇於倫翻夾

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

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

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丙戌

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

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從厚本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今易鎮汴州而判六軍諸衛事

如故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

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岳州治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君山在洞庭湖

中方六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

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

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毛絕吳歸路帥讀遲明吳

人進軍荆江口遲直二翻荆江口洞庭湖與大江會處將會荆南兵攻

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

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

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梁均王龍德元年王自除刺史

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

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王都囚其父處直而篡其

均王龍德元年時契丹數犯塞數所朝廷多屯兵於幽

易間瓦橋盧臺皆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

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

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

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

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建立陽許而

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時

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子血知祥梓

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說式

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不克遺于癸巳晏

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

之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成戊戌吳徙

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

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

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

為都監監古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

拔其北關城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

王晏球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

州之民蓋此命未頒晏球
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
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秃

餒餒即圍莊宗者虜酋之桀也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

晏球退保曲陽曲陽漢之上曲陽縣隋改為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避穆宗名也

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
都與秃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

山下大破之秃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

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

修西關城以為行府置招討使行府及定州行州於西關城使三州民

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祁易也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父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

辛酉以天雄節度副使趙敬怡為樞密使王

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趣七喻翻遣張

延朗分兵退保新樂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

延朗遂之真定之往也同光初建北都於鎮州以鎮州為真定府尋廢北都而真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真定七十里

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

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

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九域志行唐縣在真定府北五十里

丙寅至曲陽曲陽自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王都乘勝悉其

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

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將即

校戶教翻令曹定翻輕牽正翻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

悉去弓矢去羌呂翻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

大、日七十九
通、三、百、七、十、一、

王都

王都

進奮過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用短兵則將士齊致

死直衝其陣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其陣皆不得用而過劍所及不死則傷是以甚敗過則

瓜翻僵居良契丹死者過半過音餘眾北走都與禿

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

者殆無子遺子吉列翻單也言無單子得遺也吳遣使求和於楚

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

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

朝直必俟眾駒爭阜棧阜才早翻棧土限翻阜然後

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

及之別彼列翻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

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張趯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稱臣見上卷

上年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

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次沙頭則已逼

江陵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

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鬪拉殺之

從子才用翻造七到翻挑徒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

還匡齊贛人也還從宣翻又如字贛縣屬虔州贛音紺王晏球知定

州有備未易急攻易以朱引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

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

三千人張虔釗不知鑒定州之事其後急攻鳳翔以致敗國身為亡虜其誤明宗之社稷多矣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先備高季興也孟知祥遣

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

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還從宣翻以省饋運孟知

祥恐戍兵為唐所留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誘音

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史言唐之威令不行於蜀中 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請葬故蜀

主王衍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百七秋七月贈衍順正

公以諸侯禮葬之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其

不聽以至亡國衍死宗壽東遷至澗池聞莊宗遇弒逃入熊耳山至是復出詣京師求衍宗族葬之帝嘉

其忠以為保義行軍司馬得衍北面招討使安審通

卒招討之下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

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已未勅從之唐按

初無權酒之法德宗建中三年初權天下酒悉令官釀

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醱薄

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權元和六年京北府奏權酒

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會昌

六年勅楊州八道置權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

權酒并充資助軍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罪止

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酷法救應三京鄴都諸道州

府鄉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

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

賣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應諸處麴務仰

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麴音曲

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又復扶

王晏球逆戰於唐河曲陽縣又東過唐縣謂之唐河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

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戊

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契丹北走道路

泥濘濘乃定翻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趙德鈞遣

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

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挺徒頂翻杖也

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

犯塞沮在呂翻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

長畜吁玉翻賜姓名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

之使衣黃袍坐堞間歐史曰帝即位安重誨出繼陶人求得之衣於既翻堞達協翻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即

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即杜晏球莊宗之滅梁也晏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都欲以此動晏球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

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眾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

無以求生也王建立以目不知書請罷判三司不

許乙未吳大赦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

中讀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言欲擇

立以傳瓘兄傳璿傳璟皆推傳瓘璿殊六翻璿為嗣

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

小翻璟於景

翻又古永翻

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

長

長

長

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

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

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紓商居乃赦惕隱

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後唐蓋倣盛唐之制朝會立仗有親勳翊三衛餘

六百人悉斬之為契丹屢求契丹遣梅老季素等

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事見上契丹以蕃漢都提舉

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

百騎監之監工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

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

成平州契丹陷平州得之將即亮翻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

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

誘音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必

利翻吾屬去遠矣眾曰善乃先為筭實以石灰筭才

石交鑿取山石煨之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

投諸筭中從才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此所發者

契丹眾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

以為汝州刺史歐史曰以為吳王太后殂吳主之母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

規歸于吳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鎮乙未勅以

温韜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去年温韜流遼州

大三百二十

通鑑二百七十一

十一

辰希文

已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營招討使

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

季興前年劉訓討荆南不克今復招討之辛丑徙慶州防禦使竇廷

琬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丙午以

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代安審通也

從敏帝之從子也從子才用翻戊申詔靜難節度使李

敬通發兵討竇廷琬慶州靜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難乃旦翻王都據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同相吏翻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

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

騎巡城騎奇計反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

登城亦非梯衝所及梯雲梯衝衝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

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

內潰帝從之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十一月

有司請為哀帝立廟詔立廟於曹州為于偽翻梁太祖開平二年弒

平盧節度使晉忠武公霍彥威

卒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忠州時屬夔州寧江軍西方鄴所部也歸州時

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

之得之大梁時孔循兼留守東都帝在大梁得之者得往也有職守者不得擅離職守今循因嘉禮得至行在所得之本或作得至按唐都洛陽以大梁為東都孔循職守在東都而曰得之大梁者蓋

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屬荆南軍高季興所部也

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為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
帝在大梁循未得領留守之職今因嫁女得至東都
耳以下文促令歸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
鎮明之可以知矣
奏其事力排之禮畢嘉禮也促令歸鎮復歸忠武軍所鎮甲

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盧

節度使 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

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

者止三人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

帝御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二年賜朱友謙

姓名李繼麟入屬籍賜鐵券宗韜繼麟鹿尋皆族滅

二人族滅事見二百七十四卷朕得脫如毫釐耳帝為莊宗

困於讒事始於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鄴都細鎧

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

石也 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州族竇廷琬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

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異曰

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

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

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行吳主以從誨

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高從誨字遵聖史館修撰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喜許

計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何

道而能為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

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

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

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

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分扶問翻塞昔則翻

僥堅帝賞歎其言而不能自梁開平以來至于天

堯翻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

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用嗚呼帝之賞歎者亦由時

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閩王延鈞度民二

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

榮年少驕很少詩照翻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

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處昌呂翻其人私

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

風從厚時為河南尹故稱之為河南相公齒長長知

相公端士正士也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

言從榮之年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

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疆兵且有思

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

備觀從榮之問與楊思權之對其又謂帝左右曰君

每與弟而抑其兄與音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

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遣左右諷導從榮是

從榮之不悅揚思權之脅持凡此情狀其人當密以

奏聞安得以告馮贇而待贇奏之也此其間必有曲

通鑑二百七十六

折帝不罪楊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思權其後

遂為從厚之禍然二子嫌隙已搆雖罪思權亦未如之何矣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

而輕易易以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秃餒欲突圍走

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

軍都舉族自焚擒秃餒及契丹二千人王晏球自去

都至是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

加兼侍中賞王晏球以平王都之功也秃餒至大梁

斬於市 樞密使趙敬怡卒 甲子帝發大梁 丁

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協卒於須水唐初置須水縣貞觀中併

入鄭州管城縣九域志鄭州榮庚午帝至洛陽二

陽縣有須水鎮卒音子恤翻冬十月帝如大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

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

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史言王晏球皇

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

屈為于帝東巡即謂如大以從璨為皇城使從璨與

客宴於會節園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羊我生鎮洛

時巨麗輸之官酒酣戲登御榻凡御園設御榻重誨

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 橫山蠻寇邵州邵州漢

縣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為昭

陽縣吳立邵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隋廢郡

唐置南梁州改為邵州時屬楚境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

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摠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

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為殺高郁張本夏四月

庚子朔禁鐵錫錢時湖南馬殷得湖南鑄錫為錢本用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

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之境界內其後遂流入中國五代

代會要同光二年三月敕泉布之弊雜以鈔錫江湖

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

宜令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鈔錫並

宜禁斷汧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

往來並宜收納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

如聞挾帶鐵錢若不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

外所使銅錢內鐵鑄錢即宜毀弃不得輒更有行使

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

蓋鐵錫錢之禁舊矣今又申嚴之而不能禁也丙

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于石首敗補初令

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

貢馬為各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

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五代會要曰自上

眾競赴闕下賣馬常賜食於禁廷醉則連袂歌其土

風凡將到馬無駑馬良並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

資耗蠹為多雖降敕止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

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兩

二子契丹寇雲州 甲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

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中書言

太常改謚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

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不應稱宗哀帝廟在曹州乃去廟

號去羌呂翻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

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

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

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東川節度治梓

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妓渠綺翻璋怒從卒

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

斬李客省詔古候翻又許侯翻李客省謂李嚴也斬李嚴見上卷二年謂我獨不

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

之欲以賂絕其口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幾居啓翻帝復遣通事

舍人李彦珣詣東川復扶又翻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

從才用翻彦珣奔還還從宜翻又如字高季興之叛也見上卷二年

其子諱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龍衣位謂僚佐曰唐近而

吳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毅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

道節度使安元信書遺惟季翻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

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契丹寇雲州一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

丹主耶律德六月戊申復以鄴都為魏州莊宗同光元年即位

於魏州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既遷洛同光二年復唐之舊以洛陽為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今復以為

魏州留守皇城使並停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

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

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已丑罷荆南招討使

南事始上卷二年今以其內附罷兵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

簡以疾求還江都楊州治江都縣吳所都也癸丑卒于採石徐知

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徐知珣時代父温鎮金陵

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誥以龍

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

之親三世為濠州吳初用劉金為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

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

郁為謀主馬殷初得潭州即用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彊如收茶征

以繒纒充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

貢見二百七十二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

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間高郁也比毗

至高季興亦以流言間郁於殷間古翻殷不聽乃遣使

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遺惟季翻盛稱郁功名願為

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

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

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

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

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

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即長沙西岸嶽

麓諸山也獠征例翻犬強為獠子漸大能咋人矣獠咋鉏陌翻齧也希聲聞

之益怒明日矯以毅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荆南軍府署舍也榜

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毅尚未知是日

大霧毅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唐昭宗光啓三年馬毅從孫儒

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

者乎時諸鎮皆有馬步司置獄院明日吏以郁死告

毅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勲舊橫罹冤

酷孟翻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蓋是時馬毅尸

居而已不復能制其子處昌呂翻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

屢登從千容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

府謂為河東掌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自太原使中山

道陘音刑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

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

死於流殍殍被表翻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

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

之情狀謂絲穀未熟農家艱食先稱貸以自給至於

翻刺烏賣絲糶穀僅足以償債耳聶尼輒翻糶它吊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士農工商是謂四

謂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

之 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鄜音夫董璋擅留其壯

者選羸老歸之羸倫為翻仍收其甲兵 癸巳西川右都

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律監臨自盜賊重者至死

抵至也觀察判官馮瑒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瑒柱充翻

為于偽翻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况它人乎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豐奉之則贈遺豐厚

不然禮遇踈薄好呼到翻遺惟季翻下同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

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于帝遣供奉官烏

昭遇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韓玫

使吳越衛上將軍蓋借官耳今從實錄等諸書玫奏昭

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

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

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治直

翻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省昔井翻初朔方

節度使韓洙卒梁均王乾化四年弟澄為留後未幾

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幾居豈翻保靜隋之弘靜

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改曰保靜縣屬靈州宋白曰保靜鎮在黃河北岸朔方不

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帥所類翻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

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惡

大、日、令、九

通、五、二、月、三、日、

七、五、

鳥路小の九十一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

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

為朔方河西節度使唐之武時河西節度使治涼州與朔方龍西並為緣邊大鎮肅

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間收復然隔以吐蕃党項朝廷懸屬而已至于唐末以朔方兼節度河西然亦聲勢不接趙琦聚米圖經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

為福更它鎮為于偽翻更工行翻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

復何求復扶又翻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

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

中都指揮使衛審崧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崧徐州

人也崧與都同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

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欲以制兩川也為李仁矩敗沒張本按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客省使客省使副使各一官通鑑於天成二年三月書客省使李仁矩今書內客省使豈自客省使陞為內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先悉孟知

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峽路時別為寧江軍故云然詔

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之不奉詔 吳諸

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

兵據上流金陵在廣陵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

相猜忌數所角翻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

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

洽於人無能為也少詩照翻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

大ニヨカテ通鑑三百七十一 七六 子方

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徐玠本勸徐温以知

詢代知誥者也其事見本卷上年十月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

四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錢鏐以此間徐知詢知詢

不之覺其庸昧如此路振九國志以為錢引佐所遺非也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

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

則彼誰與覲說式芮翻朝直送翻覲昌呂翻彼謂徐知誥也知詢從之使廷

望如江都諭意諭音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

欵於知誥欵誠也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周廷望與人兄弟之間而

反覆兩端固取死之道也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温喪知誥稱

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

事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誘之入朝徐廷

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

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

兵還江都姓譜柯姓吳公子柯盧之後又拓技興諸姓有柯技氏改為柯氏知誥自

是始專吳政史言徐知誥之篡事至此方成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

世先王謂徐温也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

待我挺待鼎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

可乎畜敕六翻乘繩證翻謂知詢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四也天子服用之物謂之乘輿物

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詰去知誥曰以爾所為

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壬辰吳主加尊號曰

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康福行至方

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索驪路出青剛峽

過早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

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剛川在洪

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

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早海

中難得水泉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

至福遣衛審崧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

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十二月吳加徐

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徐知誥奪知詢寧國節而自領之知

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

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蹠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

百歲蹠其几翻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

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談諧語掠

二酒合飲之不以禮取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

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

賜周本本疑而不飲佯醉別引一卮均酒之半跪捧

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

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

顧流汗莫知所從伶倫申漸高有機智者竊諭其旨

乃乘談諧盡併兩盞以飲之內杯於懷中亟趨而出

上密使親信持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

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願

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它器均之曰願與兄各

享五百歲知誥不飲久之樂工申漸高乘談諧併而

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爾按

知誥既即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奉國節度使知

不須如此云酖知詢近是今從之

大、日、合、三、通、立、三、百、七、十、二、三、丁、士、与

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

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弒其君延翰兵疆權重

建州又居福州上流勢陵延均故安重誨既以李

仁矩鎮閩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赴

者赴治所也 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

誦董璋反狀又翻正翻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

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治直翻繕甲兵益兵

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

祥亦懼分閩遂為節鎮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

州逼近成都而龍州又鄧艾入蜀之道也武漸矣重以傳聞故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

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為

偽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為兩川連兵攻

另據土行三王字輩下按去反新艦二言作
三下十五天此和皆廣中王該州有之字世
更推近臣遠之字而字廿四更身月羅計穀
不作崇解同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本校十四葉補十三字去三字改九字

勝恒貞樹詞於境並言為字不成四月十五日

據宗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戊辰四月十六日燈右

據明孔天肩校刊本校戊辰九月初八日上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六 起上章攝提格盡亥點
執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 是年二月方改元 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劔

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先是董璋在東川與孟知

祥鄰鎮而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鎮因爭鹽利而有
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修

好兩釋嫌怨以從講解懼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斯之謂矣安重誨患兩川之難制不能因其構隙而闖之反從而合之可以為善謀國乎兵法曰合則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呼到翻下同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

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

正此唐官所謂負外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江州

德化縣本漢尋陽縣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

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

患史紀趙季良之言為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

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先

薦知祥詰之無狀無謀害之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

都延昌王行本鬻斬之校戶教翻都姓也春秋時鄭大夫公孫闕字子都子孫以

為戊戌就宴盡去左右去羌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

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

之史言孟知祥能推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

兩川聞朝廷於閩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謂置保寧軍於閩州綿遂益兵謂武度裕刺綿州上

夏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戍之事並見上卷上年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改元鳳

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暉入朝陪祀三月壬由制

徙從暉為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暉再癸酉

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璉立丙子以宣徽使朱

引昭為鳳翔節度使 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

李匡賓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 復以安義為昭義軍 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

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

德妃曰吾素病中煩 中煩謂曾倦於接對妹代我為

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為

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

得進常德之 歐史曰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女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為梁將劉鄩侍兒鄩

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於帝而納之 帝性

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

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 謂莊宗劉妃由

是怨之 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

高季興陝州破石人也故云然 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

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吳遣兵擊之不克 董璋恐

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 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

其逼近故恐為所窺 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

以兼行軍司馬誘之至梓州 宣武節度使苻習自

恃宿將 苻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戰於河上故自恃為耆宿 論議多抗安重誨

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 初帝

在真定 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真定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

珂毆重誨口毆烏翻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

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暇謂不敢自

暇也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

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

彥溫使逐之河東當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閱馬

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吉翻吾

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

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謂之密劄請公入朝從珂止于

虞鄉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

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謂言受樞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

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訊問也誘音酉

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

守索自通索蘇各翻姓也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

藥姓也漢有藥崧按薛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必非崧後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

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

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李從珂至洛陽上

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薛史曰歸清化里第辛亥索自通等拔河

中斬楊彥溫承安重誨指斬楊彥溫以滅口為路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於水張本癸

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不生致楊深責之

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

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
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言二人為安重誨所使二人惶

恐而退他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

上曰朕昔為小校校戶教翻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

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死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

卿為便上亦以此語激安重誨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

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

復言復扶又翻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

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上時掌翻以為從珂私造

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

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

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從珂居閑奏請咨呂琦而後行

及其在位能厚琦而不能用琦何也 戊午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

德恭孝皇帝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

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安重誨王建立交惡

見上卷天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

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復扶又翻孟知祥累表請割雲

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雲安縣漢巴郡胸臆縣地周武帝改為雲安縣屬巴東郡

唐屬夔州後改為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屬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巡屬而所謂十三監

未知盡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 六月癸巳

在何所 六二引八十六 五 唐文甫

朔日有食之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

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董璋

遣兵掠遂閬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

屯遂閬復有論奏復扶又翻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詩少

詔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按五代會要周應

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據此則是時先已有捧

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

揮為捧聖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

兵云欲自討淮南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又引占

相者問命相息亮翻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

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間古莧翻重誨事

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

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

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蓋是時

危矣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

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

任重矣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

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

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毀

之已亥帥麾下入辭宣帥讀日率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

眾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

使王巖將兵入海州

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

以巖為威衛大將

軍知海州傳拯縮之子也

吳先以王縮知海州揚隆演之建國也加鎮東大將

其季父輿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

間古覓翻

輿執之以聞因求罷歸

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

求罷

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

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

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

盡

言未盡行誅也

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

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為

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

謂夏

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又傳割綿龍也

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

樞要為吾言

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重誨為于偽翻

如朝廷更發一

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

騎奇寄翻斜余遮翻谷音浴

光業以

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

將兵戍閬州

幾居豈翻

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

反吾不敢自愛

言不敢愛其死也

恐煩朝廷調發

言恐須用兵調徒鈞

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

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

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仁矩遂州夏魯

奇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

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

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

兵討兩川進奏官在京師故知其主帥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

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

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兩川同心協力守險則西川無內顧之憂知祥

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

離間朝廷數所具翻間古無間同引兵擊閬州九域志梓州東此至閬州

三百九里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

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

使將兵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別將牙內都

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

攻閬州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眾惡烏路翻王

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數所角翻

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

既誅之矣謂李行德張儉也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

復扶又翻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及非陛下至

明臣無種矣種章勇翻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

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

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

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

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

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時安重誨兼中

書令故稱之宜解其樞務為便馮道肯發此言蓋知之矣趙鳳曰公失

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

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啗徒濫翻銳氣不可當

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

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

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

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

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誘音西城陷璋執洪而讓

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行戶剛翻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

汝昔為李氏奴董璋先為汴富人李讓家僮掃馬糞得鬻炙感恩

無窮鬻力充翻肉作片也炙之夜翻燔肉也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

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

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

天子死寧為于偽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鑊

郭翻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剖洵畦翻割也

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言雖進用范延光而安重

誨職任如故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丁亥以

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邪猶欲懷輯之以

離董璋之交耳唇亡齒寒已了以天雄節度石敬瑭

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節度之下當有使字以夏魯奇

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集州本漢宕渠縣

廢為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為思

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

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

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漢主

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

曲承美以歸唐末曲顯據交州至承美而敗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

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

之帥讀曰率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

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

利州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遇雨糧運不繼還

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比毗正欲徑取利州

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利帥李彥琦吾獲其倉廩據

漫天之險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北軍終不能西救武

信武信軍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劔閣非計也處昌

欲遣兵三千助守劔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為劔門

本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裴羽蓋冊閩

王延鈞者也

還從宣翻又加字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

自訴偽為于翻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

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為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族誅董光業以其父璋反也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

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

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

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

前蜀置鎮江軍於夔州張武其舊帥也趣七喻翻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

副之天成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

五州徧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閬東畧九域志合

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

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

北一百八十五里徵州必在遂合果三州之間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

嚴可求卒嚴可求忠於徐氏者也徐温既卒可求相吳坐視徐知詢之廢不能出一計權不在

也焉故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

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漢將梁克貞入占城

取其寶貨以歸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

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九域志渝瀘二州相去七遣

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九十里將即亮翻趣七

喻翻黔其今翻涪音浮已巳楚王殷卒年七遺

文甫

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劔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為

諸子爭國以至於亡張本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

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用左傳語吾喪息浪翻何備之有宜遣

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

史王引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

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

之南還襲劔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

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引贄等破劔州

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今利州

化縣南有白衛嶺與劔門相接九域志劔州東北至劔門五十五里 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

王引贄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劔門關外倒下殺董

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

攻入劔門次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收下劔州破賊

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李昊蜀高祖實錄已卯東川

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從小

劔路至漢源驛出頭倒下劔門打破關寨掩捉彥溫

及將士五百餘人遂相次構喚大軍據關下營又龐

福誠謝錕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之後隔一日

大軍曾下至劔州而乃般運糧食燒舍自驚還奔關

寨十國紀年後蜀史壬申引贄暉襲陷劔門癸酉攻

焚劔州取糧還屯劔門已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知

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

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錕屯閬州北

來蘇寨聞劔門陷懼北軍據劔州帥部兵千餘人由

間道先董璋至劔州壁于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

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却

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顛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譟

鎗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擾棄戈甲而

遁鎗追襲之北軍退保劔門十餘日不窺劔州按劔

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八日劔門失守何得二十

日孟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壬申為定若
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
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保劍門故福誠等
得復入劍州李昊叙事甚詳無執劉太事今刪之晉
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劍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

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已卯

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

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

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

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

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為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

又遣故蜀求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唐兵由鄧艾故道

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

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

皆為人有矣眾心乃奮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子係虜者多矣趙

廷隱以其所經見實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

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嶺側近立東巴州治木馬按木馬地名

在今洋州界無後遺址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

信指揮使謝錕屯來蘇村益昌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

置柵守之度江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路合九域志蓬州儀隴縣有來蘇鎮即其地錕戶盲翻

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一蜀勢危

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間古覓翻趣七喻翻下同

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

敵

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
謀於官軍營後鏗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讀帥

日率操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餘日不出

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引贄等克劔門徑據劔州

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奔閬州奔還我

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

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

進吾事濟矣孟知祥喜兵勢之小寬自言其官軍分

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自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

有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

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姓苑云沙姓神農風

說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表彥超代將其兵朱

倖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

志黔州北至忠州倖追至豐都舊唐書地理志曰豐

三百七十九里漢置平都縣隋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都漢巴郡枳縣地後

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還取涪州

九域志忠州豐都縣西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

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

等分屯劔州南山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

國之制楚王建國見上卷天復藩鎮之舊 契丹東

丹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帥部曲四

大... 卷... 天... 元...

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東北至海行過大

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度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墻過青泥浦桃花

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馳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墻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

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淶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淶

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沂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勃海之境又沂流五百里至九都縣城故高麗

王都又東北沂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

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

歸西樓欲自立為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與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為契丹王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

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

壬辰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

于牙城後山郭忱劔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澗後倚

逕坡陁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劔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曰陣下同

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按劔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

王師陷劔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

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

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

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射而騎兵不能進薄暮

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敗補敬

瑭還屯劔門 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朐腮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為蜀兵所

六行五十九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十五

吳生老

陷而復取之也

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

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

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

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

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

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

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

陝州保義軍華州鎮國軍同州匡國軍耀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錢帛芻糧

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蒲

北翻勝音升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

離上側離力智翻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

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巳遂劔之兵未嘗

解也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

瑭復引兵至劔州復扶又下同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

奇首以示之梟堅堯翻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

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長知兩翻而汝也

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合於一處若取葬其首而身

在敵中必既 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

利復還劔門 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 東川歸

合州于武信軍

合州本武信巡屬東川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之武信

初

鳳翔節度使朱引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

鳳翔引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

館古延入寢室妻子

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引昭泣言讒人交構

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

為于偽翻讒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

年重誨既去引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

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

浪

遺唯季翻孟浪猶言張大而無拘束也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

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

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

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

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

軍前謂趙廷

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

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

糧盡能無遁乎

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為敵人所窺

知祥大笑以書

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引昭不

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

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

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

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

子孟知祥遂

得據漫天之險如其宿規矣

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

可與同憂不可與其樂佗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劔州

勞軍請圖之樂音洛勞力到翻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

下知祥不許趙廷隱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

并兩川之眾亦不能得志於天下璋入廷隱營留宿

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難乃旦翻庚子孟

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孟知祥得遂閩二鎮就以

各竭其力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畧地 辛丑

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安重誨還未至

京師而除河中也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

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

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考趙鳳前後所言誠有

察見其情而趙鳳言之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劔州

引還成都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

兵三千戍果閬果閬二州名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吳

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內樞使

密使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

葬父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

其峯如蓮花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

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

敦諭齊丘始還朝究觀宋齊丘晚年之心迹則始除

大五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生老

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更丁三月已

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

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三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辛

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

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慎州瑞州領遠來一縣慎州領逢龍一縣

蓋皆後唐所置薛史瑞慎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余按唐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干部落置

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僑治良鄉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速末烏素固部落置慎州僑治良鄉之故

城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

隱姓狄名懷慮擒惕隱見上李仁罕至夔州寧江

節度使安崇阮裔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

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

召季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安重誨欲殺從

珂事見上元年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壬申橫海節

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

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

旨以鄴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錢則前翻錢鏐致仕事見上卷天成四年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

四月辛卯以王德妃為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

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

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帥讀癸卯延稟攻

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

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昇左

右幟昌志翻降戶江翻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

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

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斛槩量之器

音余又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王

羊茹翻稟此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延稟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

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

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為延鈞忌仁達而殺

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 巳酉天雄節度

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辛亥以朱

引昭為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

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

州撫慰吏民為王延政以建州丁卯罷畝稅麩錢

計畝稅麩錢見城中官造麩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

自造民甚便之 巳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

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

為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愎蒲每於政事不

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

大三四五十七

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

絕先悉薦翻須求也索亦求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

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

取不可勝紀勝音升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

衛大將軍充三司使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

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

困不許孟知祥量力而後動護國節度使兼中書

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

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

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

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稠以兵討安重誨安崇贊等

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

渠意為人所使耳渠猶言其也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夫音

扶復扶又翻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

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

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

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

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惡鳥

路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

決然殺重誨之旨郭崇韜之死亦猶是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怪乎爾光鄴至河中李

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堦荅拜從璋奮槌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槌殺之

考異曰五代史闕文李從璋奮槌擊重誨于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璋當是時從璋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為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立之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奏至已亥下詔以重誨

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間古覓翻離又誣

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遣元隨竊二

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

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

致討今已伏辜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

充西都留守

按重誨既死復用李從珂守長安

丙子命諸道均民

田稅 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

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薛史福州城中

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皂莢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相以為已應之於壇側以守元為宮主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薛建寶皇宮好呼到翻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

姓名曰李贊華

是年三月慕華賜名今更賜姓

吳鎮南節度使同

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

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

入朝也

事見上卷

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知諫

之喪自洪州還而知詢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
往赴洪州故相遇於塗徐溫謂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辛丑加樞

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雀

尹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

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武皇晉王時秋稼方熟有獸

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比必利翻

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冬十月丁卯洋

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洋州東南至通州七

人蓋嘗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壬午以王

延政為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癸

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姝在朝廷者皆無恙余

亮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

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巳族滅調朝廷族誅其尚何謝

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

由是復為怨敵為董璋攻西川敗乙未李仁罕自

夔州引兵還成都子孟知祥既盡得前蜀吳中書令

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

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

故事徐溫先鎮京口總錄吳朝以其子兵部尚書參

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

江都輔政徐知誥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知誥之跡吳祚自此移於李氏以內樞使

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

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

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吳置德勝軍於廬州崇在

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

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

鐵亦任百姓自煉徐無黨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

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鷄慕

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

穆王于衡陽馬殷謚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

衡州為治所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引讀曰割臠黑角翻羹也前吏部

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晉阮籍任情不羈而性至

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決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脊骨立殆至滅性然不可

以訓也何代無賢 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昭武留後

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劔州與牙

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事見上年十一月願以昭武讓肇知

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

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

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

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

夕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

圍交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

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

廷藝出戰寶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

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為威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

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

掠請發兵擊之已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

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党底朗翻乙未孟知

祥妻福慶長公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瓊華長公主為福慶長公主長

知兩翻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

不聽遣使入謝由成都趣劍利路由綿州塞悉則翻與節度副使趙季

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上時掌翻掌書記李昊曰公

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

復遣使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

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舊唐書地理志

壁州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唐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壁州治諾水宋廢壁州以其地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

入巴州之魯口通江二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五 翁仁甫

諸州者山後諸州謂巴蓬果等州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

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軼徒結翻公若不

顧墳墓甥姝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其甥姝時皆仕於朝則不若傳

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

惡昊惡烏路翻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印賣九經始此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

人賜高從誨爵渤海王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

府舍作之於金陵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

覺談議時事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說式芮翻以主上

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復扶又翻璋不從

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

許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昊還還從宣翻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

議不通謀議猶今人言不容商量也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甲辰閩王延鈞復位王延鈞避位受錄見上年吳越武肅王錢

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

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天成三年錢鏐以兩

鎮授傳權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始加傳權中書令其下過呼之耳鏐乃悉出印鑰

授傳權印吳越國印及鎮海鎮東印也曰將吏推爾

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

禮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

知以小事大而巳苟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興

自仆吾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

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日暮趨

謁當與諸公子異處處昌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

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

得妄入從才書夜警衛未嘗休息陸仁章雖不學而其所為闇與趙熹

合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

傳瓘勞之數所角翻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

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先王謂鏐傳瓘嘉歎久之傳

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更工以

遺命去國儀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年用藩鎮法除民

田荒絕者租稅荒者有主而不耕命處州刺史曹仲

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

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富陽縣本漢富

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惡

路翻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

之從才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

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

歸臨安以避賢路錢氏本居臨安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

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訐居

謁翻

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初契丹舍利煎刺

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舍利惕隱皆契丹管軍頭

翻被擒見上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

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

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上以問冀州刺史

楊檀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鄒助王都謀危杜稷幸

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

喪息浪翻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

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

陀人也楊檀後改名光遠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

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

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

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

之為選于偽翻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

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

封魏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魯奇是其同宗

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妻七細翻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

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好呼到翻刺七亦翻吮士充翻抉於

充翻割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 乙丑加宋王

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

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暉不從知祥聞之遣馬

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古永詔之翻又休

正璋入境破白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引禮

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

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

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

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

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魯而清襄沔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寧其策畧皆不出此

羸倫為翻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

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

而無謀輕墟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為于辛巳以廷

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

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

書董璋書獨不及李仁罕者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李肇嘗與璋同禦石敬瑭於劍州故

比皆先以書誘之李仁罕未嘗共事故不及遺唯季翻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

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

曰不過為反間令力呈翻下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

耳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

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

為自全計

李肇時

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

大敗為璋所擒

赤水在漢州東南

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

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

鎮

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趣七喻翻

趙廷隱陳於鎮北

陳讀曰陣下同

甲申遲明

遲直

廷隱陳於雞蹤橋

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眾與

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鴈橋璋軍大敗按金鴈橋在漢州雞縣南璋兵既敗知祥追之夕宿雞縣豈金鴈橋

即雞蹤橋邪

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

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

諸葛武侯有功於蜀

為立廟

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

曝步璋

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

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

復扶

當急擊之知

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

使李瑋守雞蹤橋

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

皆為

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

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

華止

張公鐸帥

眾大呼而進

帥讀曰率呼火故翻

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

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瑣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

十餘人

中都指揮使中軍都指揮使也一本有軍字瑣公回翻

璋拊膺曰親兵

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

降戶江

復得潘仁嗣

復扶

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

五侯津在漢州

西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元瓌疑即前元瓌通鑑

南有中與馬步之異其字有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

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

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自唐以來漢州

漢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蓋漢州州宅命李昊草榜

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勞力且言將如梓州往

也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

水遂西還還從宣翻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

有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洪邁曰唐節

其初只檢校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

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

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

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

太尉余按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

空為三公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為太尉耳若唐

末藩鎮固亦有加太師者唐自睿宗之末邊鎮置節

度使如薛訥等已是後來使相之職其帶御史大夫

中丞六曹尚書者僕射侍中中書令者往往有之李

愬之帥唐鄧隨以資淺帶散騎常侍耳洪說未為精

當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

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

帥讀曰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

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
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
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肇持兩
端聞璋敗

大三百六十八小三十五

通鑑卷之七

十

劉允才

始斬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

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復扶又翻趙廷隱獻董璋首已

丑發亥武舊唐書地理志亥武漢氏道縣晉改曰亥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為中江縣

在梓州西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康福奏党項

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鈔楚交翻壬辰孟知祥有疾

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

噐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

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

怒乙未知祥疾瘳廖丑留翻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

既罷犒苦到翻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

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先是朝廷加孟知祥中書令故李仁罕稱

之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

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

兼領四鎮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河東魏博盧龍成德四鎮今二

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

所更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已亥契丹使者迭

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詩少

詔乃遣翦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翦刺自是

數寇雲州及振武數所角翻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

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

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

為東川監押監古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

兵西還還從宣翻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

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

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

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為于復

以閬州為保寧軍董璋取閬州廢保寧軍今孟知祥復以為節鎮以賞趙廷隱益以

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

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為東川昊深解之乃

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

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帥讀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

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

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

一賊撫眾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

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興元之兵既不足以

不足以進取劉睦料魏之羣臣無能未幾幾居聞璋

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

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

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

間至此何屈意之有離間蓋指安重誨也孟知祥本有據蜀之志使重誨不相猜阻

大正...

亦必別求豐端而動明宗蓋未能
察見知祥之心術也間古莧翻
乃遣供奉官李存

環此供奉官乃殿頭供奉官也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日

者言其依憑窟穴曰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

全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墳墓甥姪皆無他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

臣之大節存環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克寧妻孟氏見二百六

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

為于偽翻既為六十年天子陳守元此語見上年後當何如明日守

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言當為大羅仙主徐彥襲

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

自負史言王延鈞之昏愚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

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錢鏐卒於是年三月馬殷卒於

去年十一月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十七葉半補十七字多二字改五字

新構街慎署謬躬貞德字為字不成四月十六日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口識之戊辰四月十七日

據明孔天胤刊無注本刊戊辰重陽前一日式之

方格土行三十字本校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李振宜 讀書 宋文 魏云 宋文 汪印 文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七 起少默執徐七月盡闕逢 數牂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

夏戶雅翻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

已丑加鎮海

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庚寅李存瓌至

宋本精圖未文

六三〇六十一



成都

是年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拜泣受詔孟知祥之

拜泣豈其本心之誠然邪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

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者同舊以霍山竟

為南嶽今瀟中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徙南嶽於瀟山耳至唐復以衡山為南嶽

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誼潘約等迎鎮南節度

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諡且綠翻鎮南軍洪州時屬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

規毅第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還從宣翻上表

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是年春正月主卒自是復稱藩扶

又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

度使為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三州

隸山南西道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

軍今廢之州還舊屬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

章事充安國節度使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

酉襲位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

留後草表為于偽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

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謂李仁罕

克遂州即為武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爭東川也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封

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

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

刺史已下更工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

衡翻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

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初安重
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業昭武留後李肇

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見二百七十五年每除刺

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

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為武信留

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魯奇蓋三年四

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鎮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

卷天成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

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吳徐知誥廣金

陵城周圍二十里徐溫先已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將以貽子孫也初契

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抄楚交翻幽州城門之外虜

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

取之據水經漢涿郡故安縣有閭鄉其西則易水所出也歐史作鹽溝及趙德鈞為

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閭溝耳

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

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

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

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近州之民始

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

州運路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

三河縣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

河畢邊人賴之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

大曆七十六年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安節度使兼侍中

馬希範以領鎮南節自朗州入嗣今使為武安節度使嗣封楚王之

漸也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

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

瓌如成都

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凡劔南自

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

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秦王

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喜許記翻下同和戶卧翻

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

如意者面毀裂抵棄王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

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語牛倨翻思相吏翻

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

勿效也

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即亮翻

丙辰幽州奏契丹

屯捺刺泊

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橫帳居捺刺泊出寇雲朔之間薛史

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刺泊治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

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捺奴葛翻刺來達翻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

李金全先嘗鎮涇州

上不受曰

卿在鎮為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為事

唐明宗雖出於胡人斯言也君

人之言也

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

上壽曰臣聞童謡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

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

雖古侯翻殷王太戊

時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雖二君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
朝直遙翻高宗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

長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湧有石馬石牛石龜之祥人以爲晉

與應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

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

崩川涸不足懼蝨賊傷稼不足懼蝨莫侯翻食根曰蝨食節曰賊皆害

也稼者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

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譽音直

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

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

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省非篤論也優詔獎

之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側目

視物佻佻旣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復扶多驕縱不

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屬之從榮及宋

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

事之重誨死誅安重誨見上卷二年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

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

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

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明宗諸子史比皆不載其母誰氏

惟許王從益爲王淑妃所子是時尚幼從榮以從厚

外此子女之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

聲名出已右尤忌之事始見二百七十從厚善以卑

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見賢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

事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為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

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

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

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康義誠起

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敬

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

復辭復扶上乃以宣徽使朱引昭知山南東道代義

誠詣闕康義誠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今召令詣闕

節也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鵠為忠武節度使以

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

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范延光相州臨漳人孟鵠魏

里時相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

能違也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

趣讀曰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誠

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延

光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上遣中使

趣之眾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為北京留守河東

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通鑑卷二百五十八

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應州人即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興唐軍為寰州隸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媯加兼侍中為石敬瑭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已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

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

度使得勝當作德勝吳之先王揚行密起於廬州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知

誥辭丞相太師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

丹竟不敢南下而還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水草張敬達聚兵過其衝要虜敬達代州人也蔚

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

隙聞敬瑭為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

度使蔚紂石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

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為劉知遠為石敬瑭

業張帑藏委瓌帑它朗翻瓌晉陽人也十二月戊

午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拍

揮使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朱

引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引昭始正是歲漢主

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雍於龜圖為康王引度為賓王

引熙為晉王引昌為越王引弼為齊王引雅為韶王

引澤為鎮王引操為萬王引杲為循王引暉為思王

引邈為高王引簡為同王引建為益王引濟為辯王

引邈為高王引簡為同王引建為益王引濟為辯王

引邈為高王引簡為同王引建為益王引濟為辯王

引道為貴王引昭為宜王引政為通王引益為定王

未幾徙引度為秦王幾居豈翻漢諸王皆以州為名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

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歸義縣屬涿州昫吁句翻又許羽翻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真封宅蓋

王延鈞未得國之時更命其宅曰龍躍宮更工衡翻下更名同

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

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

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

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

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海門即今福清縣閩之海門鎮是也

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

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史言閩主雖惑於神仙妖妄而能粗

安者以善鄰而然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

五鎮節度使孟知祥為五帥請節鉞朝廷依違不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

昔唐之季也疆藩悍將猶知長安本色之為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哉

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

孫超為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為何人對曰張義潮在

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天平軍

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為党項所隔

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

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廷仍

命以潭朗兩鎮兼中書令 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

申軍中立其子彛超為留後 癸亥以孟知祥為東

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

通契丹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作邊將多

言仁福通於契丹尤為彙括先悉薦翻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

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彛超為彰

武留後唐末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徙彰武節度使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

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

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

葛人也難乃旦翻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村索蘇各翻

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孟知祥既以墨制命

之朝廷不能違遂為之下制丁亥敕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

夏州窮邊李彛超年少少詩照翻未能扞禦故德之延安

延州延安郡從命則有李從暉高允韜富貴之福李從暉

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延徙安國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

之禍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年夏四月彛超上

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趣讀日促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偽于宰相畏秦王從榮不

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

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瓚才早翻歐史作劉從榮

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山

陽魚崇遠為記室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地此山

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瓚自以左

遷泣訴不得免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

嚮用王傳為左遷以職事有閑劇之不同也當是時

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傳不可以閑官言蓋以從榮

輕佻峻急恐預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

其禍求自脫耳獨從容規諷從千從榮不悅瓚雖為傳從榮一槩以

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

勿為于偽翻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李彛

超不奉詔詔趣李彛超赴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

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集境內党項諸

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蘆子關在延州延昌

曰蘆關在延州塞彛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抄楚

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金明漢霄施縣地後魏太平

郡為縣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霄施縣復置金明

縣宋熙寧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霄施縣趙珣聚米

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閩主璘立子繼

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

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温為兗王護

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

子從

才用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

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庖陋庫皮至

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甲申帝暴得風疾庚寅

小愈見群臣於文明殿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

殿為文明殿壬

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

夜舉火於城上

及明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烽為號欲內外夾擊唐兵也比必利翻

安從進遣先鋒使

宋溫擊走之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徒吳主都金陵

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帝旬日不見群臣都人怙

懼凶許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

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

自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

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

長興四年重修廣壽殿帝曰此殿經

焚不可不修蓋焚於同光之末也人情始安

安

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

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統萬城

也事見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宋白曰統

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亢

敵峻險非人力所攻迄堅如鐵石斲鑿不能入

斲株

今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

也斫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橐費

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

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

以祖父世守此土

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不欲

失之葭爾孤城葭徂外翻勝之不忒何足煩國家勞費如

此幸為表聞偽為于翻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眾

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還從宣翻下同其後有知李

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

除移謂除移宅鎮揚言者播其言使人知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

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

與之連以邀賂遺遺唯季翻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

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

名士卒由是益驕唐兵之驕始於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廣運之末契丹入汴晉

兵有不得食者矣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

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瓘自蘇州入見元瓘即傳瓘元

瓘嗣國兄弟各從傳者並改為元吳越於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為中吳軍見賢遍

翻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

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瓘讓位於元瓘見二卷天成三年元瓘曰

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知忠順而已因相

與對泣元瓘篤友悌之義元瓘知忠順之節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已氏者矣戊

子閩主璘復位王璘避位六十五日初福建中軍使

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喜許記翻斂力

贍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

其財被榜捶者曾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榜音彭捶止樂

大正六十六年

又紆胃翻又紆胃翻 翻熨紆勿翻 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

罪將治之治直 光怨怒帥其眾且萬人叛奔吳為吳光引

吳兵攻建州而文傑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 誅張本帥讀曰率

郎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

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王者謂天子也唐制

真王正一品朝廷既賜孟知祥以一品朝服知祥又王者是擬

天子也擬 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

袞冕備儀衛詣驛時館盧文紀等於成都驛舍 降階北面受冊升

玉輅至府門乘步輦歸王輅天子之輅 文紀簡求

之孫也盧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懿宗之時內歷臺閣外踐節鎮 戊申羣臣上

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

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

乙酉至戊申由是用度益窘 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

驕由是有到鳳翔更請過也給之愈濫士心愈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

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歐史曰何澤外雖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干鳳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

少卿敕未出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

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表請立從

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

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此唐宣宗所謂若立太子則 朕便為閑人之見也富有天

下不思貽後之謀而為此論意趣凡近良可不得已

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上見賢言曰

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

不願當此名治直之翻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

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

之東宮耳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

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

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戊

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中書奏節度使

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時中書

自整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

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帥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

未見明文臣等謹公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

使已下素鞬廷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

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

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

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牒

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

署置按是時執政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贊同

畏從榮崇秩太過 平章事贊父名章贊父璋事帝於執政誤引故事庚

寅加贊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唐制中書門下

侍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侍郎兼宰相之

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則自依本品今

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

騎兩指揮為牙兵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

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

正月閔帝改元應順四月路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

之間乃宋潞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屯衛諸軍號乎是必改於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每入朝

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

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

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

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

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

有疾不堪機務趙延壽尚帝女齊國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丙申二人

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勲舊迭為之亦不

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稱尺證翻復召臣

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引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

引昭復辭亦懼從榮之禍也下戶嫁翻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

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為引昭乃不敢言吏部侍郎

張文寶泛海使杭州使疏吏翻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

飄至天長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

州海門縣崇明鎮東海中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徑至明州定海西南可以至

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

之通州吳之靜海軍也

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

氏從才用翻為于偽翻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

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

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宣翻又

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贇華為昭信節

度使留洛陽食其俸去年以李贇華帥義成事見上

卷按唐未於金州置昭信節度

五代兵爭不復以為節鎮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

贇華所領節抑虔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

辰改慎州懷化軍為昭化軍慎州在幽州之北唐盛

時所置以處突厥降者抑以贇華

領昭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

辛丑詔大元帥

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灾

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樂音洛悉縱遣侍妓妓渠取

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諸宗

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說式芮翻從才謀反坐誅連坐

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

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

之七天成四年沿邊置場市馬禁党項賣馬者到關

奏言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

以聞從之 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

代馮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

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

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

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

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帝以康義誠為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乎是後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潞王而遂迎降亦所以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

謝罪求昭雪去年秋討李彛超昭者明權知夏州事李彛超上表

為定難軍節度使難乃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

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

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群小之言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

璿之璿之遂相泣而別語而相泣死期將時孟漢璿用事

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庚

辰改慎州懷化軍九域志慎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

蓋逸為昭化軍四字此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

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洮土刀翻鄯音善

戊子帝疾復作歐史戊子雪帝幸宮西士已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俛音王淑妃曰從

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

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歐史從榮與朱引昭

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

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便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

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器至旦疾少愈薛史作便溺升餘當改斗字從升字

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事始見二百

成二年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矣而與恐不得為嗣

小人謀為自全之計此其所自敗也

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權臣謂孟漢瓊朱引昭馮贊等辛

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引昭馮贊曰吾欲帥

牙兵入宮中侍疾帥讀日率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

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今人言起居無它者

為萬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

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以參

罪臨之復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

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康義誠時摠侍衛親

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

將校耳將即亮翻校戶教翻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引昭疑義

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康義誠之

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

千人陳於天津橋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居河南府是日黎明從

榮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

聖宮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公輩各有宗族處

事亦宜詳允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禍福在湏臾耳

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言來則奉迎不來則

不敢輕動此即義誠遣贊馳入右掖門見引昭義誠

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五代會要唐莊

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勳殿

為中興殿萬春門為中興門

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讓

漢瓊

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章種

勇翻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監門

衛將軍也端門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

公猶顧望擇利邪公謂康義誠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

之耳帥讀曰率下同即入殿門引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

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

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號戶翻帝曰從榮何苦乃爾

問引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

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處昌翻勿驚百姓控鶴指

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

矢石定天下冒莫北翻數脫吾於厄數所角翻從榮輩得何力

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悖蒲內翻我固知此曹不

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鎮鳳翔汝

為我部閉諸門為于偽翻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

帥讀曰率下同孟漢瓊被甲乘馬被皮義翻召馬軍都指揮使朱

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胡床

即今之交床自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

門端門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從門隙中

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

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

其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

甲在胷前者謂

之掩心擐戶慣翻

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

走歸

河南府也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

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

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

馮朱謂馮

贊朱引昭晉周嵩謂王敦曰虺仲狼抗無上

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

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

射而亦翻帝聞從

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

幾居

依翻復扶又翻

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

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

雍和殿帝雨泣嗚咽

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

曰吾家事至此

慙見卿等特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

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因使漢瓊權知天雄

軍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

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

說讀為悅任贊

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詔在病告已半年

司徒詔其先以

官為氏在病告者以病謁告家居

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

惡烏

路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

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

日景日之昃景及今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稱

其官也 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引昭曰

使從榮得入光政門唐昭宗之遷洛陽也贊等當如

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種章勇翻且首從差一等耳今

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從才用翻孥音奴凡定罪從減為首一等主上能

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

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

書監兼王傳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

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唐法長流人謂之長

流百姓 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蔚紆勿翻

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駿並貶官從榮判六

軍諸衛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駿祖峻翻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為宰相

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

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

居上嗣上嗣言諸居諸子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為如

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矣太子乎

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謚曰恭矣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從榮怒

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趙遠

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年六

以字行故史著其名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 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

因亂為眾所推

事見二百七十年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民主

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

在位年穀屢豐

屢力住翻兵革罕

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

辛丑宋王至

洛陽

自魏州至洛陽

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

閩主好鬼神

好呼到翻

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

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

質正也

不能知也

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

勗

吳勗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機密文傑以是惡之惡烏路翻

勗有疾文傑省之

省悉景翻

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

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

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

王訊吳勗謀反

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事始見上卷二年

以銅釘釘其腦

上釘如字下釘丁定翻

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

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

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

吳勗歐史作吳英下遐稼

翻治直吏翻

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

吳光奔吳見上七月吳

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

信州在漢

時其地界於豫章餘干會稽太末二縣之間三國時

為鄱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鄱陽

二郡陳改葛陽為弋陽縣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

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域志信

州南至建州

四百里朝直遙

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癸

卯朔始發明宗喪戊戌至癸卯六日宋王即皇帝位

諱從厚明宗第五子也明宗殂四日秦王從榮既

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護及秦王唐制內職有六尚書也

衣屬尚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整比以時進奉王氏

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

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朱洪實蓋加檢校司徒故

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

訶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

從榮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

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

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王淑妃由是故也訶火迴翻又休正翻

帝由是疑之從榮已死往事何足復論况國難甫定人心疑阻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

而少斷此其所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為

磁州刺史磁牆之翻朱引昭以誅秦王立帝為己功欲專

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雅素也引昭

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之何孟知

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黷小

人朱引昭馮贊先皆以胥史事明宗於其亂可坐俟也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循漢晉喪制以

大正の十 通三十五百七十八 七三

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

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治直吏翻李愚私謂

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

惕息不敢應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於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鮮息淺翻惕它

歷翻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

法以吳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槩觀之蓋置順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三年昇楚州為順化

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為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珣蓋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珣許亮翻每

請事於王府不獲王府謂吳越國王府輒上書悖慢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嘗怒一吏置鐵牀炙之炙之石翻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

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制勸

為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姓苑有仰姓詮且緣翻造七到翻聽讀曰

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還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

人也閩王改福州為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

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從才用翻王仁達擒延稟事見上卷長興二年性慷

慨言事無所避閩王惡之惡鳥路翻嘗私謂左右曰仁達

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至是竟誣以

叛族誅之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

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

禮於袁德妃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

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當讓希範也指溪

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從才用翻希範多譴責之

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

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諱從珂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為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

清泰元年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

元應順取應天順人為義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壬午加河陽節度使

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引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

忠正節度時壽州屬吳後唐蓋升節鎮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甲申出彥威為護國

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

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

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三年以神捷神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閔帝

即位改左右羽林軍為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為捧聖按薛史之誤與會要同彥威音嶸人

郭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引昭同

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

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武安武平

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

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

卷之三十五 七百七十八 七五 脫田

治直吏翻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此吳主鳳

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

伐有功名得衆心少詩朱引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

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忌從珂及敬瑭明宗有

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省悉及明宗殂潞王辭

疾不來以主少國疑也其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

得潞王陰事此小人之交聞者迎合執政時潞王長

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

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

入禁中路王由是疑懼為潞王舉吳蔣延徽敗閩

兵於浦城漢末以會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

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寧神龍元年

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

本東候官之北鄉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浦城

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

志在州東北三百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

柔閩置上軍使中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

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

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繼鵬

閩主長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

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

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礫即擊翻文傑善術

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倍道兼行二日而至

士卒見之踊躍饜食之饜力充翻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

文傑以為古制檻車踈闊更為之更工衡翻改也形如木匱

攢以鐵鎚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

盛韜盛韜以鬼神事黨附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

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吳尊楊行密廟號太祖與臨川王濛素

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濛為徐氏父子所忌

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

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眾歸罪於都虞

候張重進斬之敗補邁翻重直龍翻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

軍遣使求好于閩好呼到翻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訥

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訥

以文學從帝歷二鎮在幕府帝以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徙

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訥性迂

踈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訥於密近以其黨

陳乂監之監古街翻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皇后明宗曹皇后也

安遠節度使苻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任音見朝廷

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軍期

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違畧刻者謂之急遞

遞郵傳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

彦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彦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已

者輒殺之已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不曰尊而曰以史言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已已知祥即

孟知祥字保節邢州龍岡人

皇帝位于成都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十三葉半補十七字去七字改四字

初徵畧躬躬音慎最氏貞諱為字不成四月十六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據十一行廿二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八起關逢敦牂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趙季良

蜀佐命元臣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吳遷都之議始上都

卷二百七十九

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違畧刻者謂之急遞

遞郵傳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彥超出

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已

者輒殺之已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帥讀曰率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不曰尊而

閔帝之薄王淑妃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已已知祥即

皇帝位于成都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十三葉半補十七字去七字改四字

初銜署躬勳音慎最成貞諱為字不成四月十六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據十一行廿二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禧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八起關逢敦牂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趙季良

蜀佐命元臣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吳遷都之議始上都

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

牙鎮海寧國兩鎮都押牙也昇州於揚州為西揚州於昇州為東言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

扶也復不惟勞費甚大且違眾心丙子吳主遣宋齊

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

先悉薦翻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不悅欲待嗣君宋

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鑷尼輒翻髭

上曰髭在下曰鬚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柰何周宗知

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

宗先已心疾之先悉薦翻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

天時人事未可知知誥愕然徐知誥不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

疏吏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

州副使池州副使也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

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

都押牙知誥由是踈齊丘為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

際謹母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

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朱引昭馮贇不欲石

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已

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

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

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

通鑑二百五十九

鎮宣樞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為異邪西班有大使臣小使臣監古衙翻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徐知誥虛

府舍以待吳主見上卷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其心猶王建也潞王既與朝廷猜阻

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樂音洛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見二百七十七卷潞

王聞其來尤惡之惡鳥路翻欲拒命則兵弱糧少少詩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

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離力智翻不可受也言不可受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希孫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渤海郡

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發此問以觀衆意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引論語孔子之言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

也是時勸潞王拒命者以其言為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引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謂殺從榮而立帝也

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謂易置石敬瑭及已也朝直遙翻下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

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趣洛尤欲與

唐屬棣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商鑿此河近海故以商為名後人加水焉

大二十七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井表

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义等相繼詣長安說

以利害說式芮翻餌以美妓妓渠綺翻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

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王思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

時以久次為節度使故自言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

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

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

操兩端不讀曰否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

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由

所信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

恐失軍權明宗以康義誠為朴忠請以王思同為統

帥帥所類翻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

侯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

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益知軍情將變辭不

行侯益曾經鄴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益知軍情將變辭不

十六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

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為北面

招討使以禦契丹房知温為副都部署當時為都部

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為行營

都部署後遂以為元帥之任宋氏建國之初猶因而

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難乃旦前絳州刺史

葛從簡為馬步都虞侯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

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

為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

大、百、五、十

通鑑二百七十九

尹

指揮使尹暉並為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

為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

密使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

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

心皆向之行戶剛翻陳讀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

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

洋王從璋行至關西函谷關之西也聞鳳翔拒命而還還從

字又如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

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梁洋涇郿四

而五難乃旦翻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晉王克

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

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復

又翻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潞

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

金創滿身冠古玩翻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

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

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

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褊補典翻詬古反攻

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

大相公吾主也

仲仁

大二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潞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為大相公呼火故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下同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潞王即書思權

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趣讀曰促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皆奔甲

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為當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

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犒音古丁巳王思同

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趣七喻翻遂雍鄆之子也劉鄆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

引潞王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

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符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勗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與薛文遇主謀議而昭符勗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

據長安拒守至岐山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三里聞劉

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比必利翻及也

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

民財以充賞

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

是日西

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

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

謂鎮也天雄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

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五代會要明宗崩國事

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榛梗者隔塞而不

通榛側詵翻梗古杏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

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言

術可以轉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

亦所甘心朱引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猜間兄弟以起

贇為之也事敗而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

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薦王思同者康義

亦康義誠也將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拒其衝

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

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

慰諭空府庫以勞之勞力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

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

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分扶遣楚

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前

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又殺尼惠明召惠明入禁

殺之榜音彭捶止榮翻又殺尼惠明中見上卷本

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朱

引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

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事見上卷上年首為康義

誠由是恨之康義誠許迎從榮而辛酉帝親至左藏

浪藏祖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

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

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

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康義誠之心事其聲漸厲帝

聞召而訊之訊問二人訟於帝前訟者爭辯帝不能

辨其是非遂斬洪實帝但以階級為曲直軍士益憤

怒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降潞王何暇壬戌

潞王至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為臨聞前

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

也癸亥至靈口九域志臨潼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

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行戶先帝擢之位至節將

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

見先帝於泉下耳潞王聞王思同之敗而釁鼓固其

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

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楊思權等皆順附王之過

長安

過古禾翻 又如字

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

劉延朗曰若留思同

留者言活之使留 於人 世妓渠綺翻

慮失士心屬

王醉

屬之 欲翻

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

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

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

之乙丑至閩鄉

九域志華州東至閩鄉九十里自閩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

閩武巾翻 亦作閩

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

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

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

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

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

護國節

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

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

秦州降重 直龍翻

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

康義誠

陝失 冊翻

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

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

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

先悉薦翻 累力瑞翻

於是捧聖卒爭

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

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

說式 芮翻

乘繩 證翻

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

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引昭馮贇兩族不赦

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

新安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奔甲兵爭先詣陝降纍

纍不絕義誠至乾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麾下纜數十

人遇潞王侯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侯

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

駭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引昭謀所向引昭曰急召

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引昭死殺馮贇於第

滅其族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引昭不至俄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傳引昭贇首於陝

召子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先置者先路置頓也漢瓊不應召

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

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

玄武門玄武門洛陽宮城北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

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

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

不行史言自古以來眾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

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昫香句翻李愚

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

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人臣之義也道曰

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

所宜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

大三千八

侯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語牛路

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穀水

在洛陽城西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

曰侯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草者草制其辭

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

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

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

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

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或問馮道李愚盧

君之際孰為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

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

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

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

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

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是者得

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為馮道

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亡與

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乎此則道

為相者貴於持危扶顛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道

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

遣中使迎勞矣趣讀曰促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

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三相馮

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

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之復扶又翻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

之語牛倍翻

大三五五九

通鑑三百七十九

余安

之罪擢髮不足數用戰國須賈之言康義誠至陝待

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

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

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惡鳥路翻未欲遽誅且宥之馬

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

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東軍謂自洛陽來者潞王上牋於太后

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

州東數里遇石敬瑭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帝大喜問以

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

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俛音免曰

衛州刺史王引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引贄從敬瑭伐蜀嘗為

偏將石敬瑭欲擁帝還衛州以授引贄使為之所耳乃往見引贄問之引贄曰

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

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

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自引贄所還見帝

以引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

曰沙姓古風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為奔公明宗愛壻

以敬瑭尚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

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四者謂敬瑭所言無

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從行幸也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直指石敬瑭心術守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榮抽佩刀欲刺之亦翻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

暉鬪死洪進亦自刎粉翻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

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考異曰

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實貞固晉

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斷孟津北據壺關南

向徵諸侯兵乃啓問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云云蘇

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

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

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

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鮮佩刀遇夜晦

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

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

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

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引贊南唐烈祖實

錄引贊曰今京國帖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

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路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

語按爲晉漢實錄者必爲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

敬瑭遂趣洛陽趣七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

潞王考異曰廢帝實錄二十日太后傳令至并內

朔四月庚午朔二月無王丞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

中歸私第事見二百七十七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

撫之數所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九域志

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

里澠彌充翻澠池縣名

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從才王即命斬於路

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

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

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鸞肅衛馬步都指揮

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

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接梁洋 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

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

用趙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

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傳教謂傳令也王所下令

為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終不用盧導之言王入謁太后太妃

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

見見賢拜絕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復扶王立謂

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

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

廢少帝為鄂王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以潞王

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八

寶自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

龍舊宅為至德宮蓋明宗舊第王命各復其位甲戌

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

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

王玫政莫以府庫之實問其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

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

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

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柩何執

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傲者預借五月傲

直從之傲即就翻王引贄遷閔帝於州廨廨古帝

遣引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賢

遍閔帝問來故不對問巒以所引贄數進酒數所閔

帝知其有毒不飲巒殺之十年二閔帝性仁厚於兄

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事

上卷明帝長興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引昭孟

漢瓊之徒橫生猜間橫戶孟翻閔帝不能違以致禍

敗焉孔妃尚在宮中妃孔循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

何在以通鑑書法言之路王於此當遂殺妃并其四

書帝蓋承前史偶失於修改也

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

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

終者宋令詢一人已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

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帝之起鳳翔

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

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

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

歸乃赦之邊境之臣委棄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遂

清鄴之姪也 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改元清泰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

大三十九 通鑑二百三十九 十五

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

判官韓昭為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

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康義誠欲舉宿衛兵迎降以為己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傳瑕所以死於鄭厲公之類也 已丑

誅藥彥稠修河中怨也 庚寅釋王景戡長從簡 有司百

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財稽違者則下之軍獄以督責之也下戶 嫁翻 囚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

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

戰立功良苦詬于偽翻又許侯翻反使我輩鞭笞杖

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

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

皆出之藏徂浪翻珥忍纒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

美夜直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

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偽于翻專美謝曰臣駑劣

陛下擢任過分駑音奴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

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事始見上卷

去吏翻卒減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帑它朗翻

涸戶郭翻以水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

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此言在鳳翔時

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

下

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

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

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

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

無厭厭於鹽翻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

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去羌呂翻善薄乎翻

善薩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徽陵在河南府洛陽

廟號明宗帝衰經護從至陵所宿焉衰倉回翻從才用翻

五月丙午以韓昭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

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嵩為宣徽北院使嵩長安

人也嵩古老翻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

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帝即位敬

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

瘠羸倫為翻瘠秦昔翻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魏國公主明宗之女

下嫁石敬瑭曹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而鳳翔

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為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

汴不宜猜忌敬瑭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彊兵言若猜

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照少詩翻今我為天子非

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復扶又翻又

唐歸鎮乃復疑而徙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

為保義節度使賞其先通欵丁未階州刺史趙澄

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為靜難節度使踐

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已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

都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

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

光為樞密使 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

從曦家財甲兵以供軍李從曦自其父茂貞以來再

財甲兵猶在焉將行謂將東趣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曦

鎮鳳翔復扶帝許之至是徙從曦為鳳翔節度使長

元年從曦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初明宗為北面

招討使莊宗同光二年始以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

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被皮義翻師

被酒者為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

司馬李中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

已安定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

吳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蜀

人取成州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

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周文王第五子邲叔武封於邲或言

成王封季載於邲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為成氏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

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遣

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

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濛見忌之始

一卷梁貞明五年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

道既出鎮謂出鎮同州也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愚

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乎傳曰妻父曰昏婿父曰姻

九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婿家女之所因昫

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見賢

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

宜為相者問音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

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行下孟翻帝不能

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筋挾之挾

作挾挾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首得文紀次

得顛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

儉蕘之子也崔蕘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帝欲殺楚匡祚

以楚匡祚殺重吉也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

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

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眾心厭益涉翻乙伏也合也

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

后劉后應州渾元

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

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送帥讀與邠州兵共討

之 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

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

所關預徐知誥疎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陵

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護國節度使洋

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

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歸德

州殺重吉於宋州見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

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

爾曹速去 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

使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

固辭不行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

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

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

也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

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

監國監古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

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

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

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

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

變伺相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彊將謂李罕之李肇

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

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

出遂不以實告史言李仁罕已遊丙寅宣遺制命太

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昶蜀主第三子初

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事見上四月藏祖故以

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叢皆積年

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句居昫具奏

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

韓昭翁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

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

大悅而三司吏怨之辛未以姚顛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見二百

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七十七

帝聞之大驚贈太尉丙申

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九

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東安鎮當在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

既出關收階成之地故益兵以備之

卷明宗長興元年洛水貫都城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

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復扶求判六

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

草麻偵丑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

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

為之副 巳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

瑋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瑋奏振武節

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却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

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

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

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賢蜀主不拜李肇之傲

幼君亦由武夫徭疆 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相皆相

賀無一人從歸第者以昫奏蠲諸道逋租吏無 蜀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

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

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

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
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為之副所以防仁罕
仁罕之不覺其冥頑凶悖取死宜矣然趙廷隱
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讒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 癸未

十一行廿一字宗本源作
渠外案五代史記職方
考星州累隸於蜀都
州為壁州注忘其所疑
殆據誤本引薛史源
壁字州云云據振後
本也

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

是日李肇釋杖而拜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

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劔州之功不以爲罪及事

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

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

難乎通鑑書之以爲武夫恃功驕悖者之戒

蜀源

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編考新舊唐志及九城圖

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九唐故而廢於

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

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

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

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

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

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

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爲褒

源之援則蜀置源

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蜀主

州屬武定軍節度

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爲太子少傅致

此李源

仕徙邛州邛渠

王九錫辭不受恭翻

唐末置天維節度

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

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

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

時階興二州皆已入於蜀唐蓋使郭

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

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爲興

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

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

自江都還爲鎮海

金陵也

十一行廿一字宗本源作
渠外渠五代史記職方
考是州累隸於蜀都
州為壁胡注其不疑
殆據誤本引詳史源
壁字州云云六條據後
本也

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

是日李肇釋杖而拜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孰勝董璋既死肇宜

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劔州之功不以爲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

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以爲武夫恃功驕悖者之戒蜀源

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編考新舊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

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九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

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

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

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爲褒

源之援則蜀置源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蜀主

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爲太子少傅致

仕徙邛州邛渠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

王九錫辭不受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

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

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

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

引戍兵歸鳳翔時階興二州皆已入於蜀唐蓋使郭

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爲興十一月徐知誥召

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自江都還爲鎮海

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

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十二月己巳

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度使安叔千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叔千沙

陀人也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界戶屬奉誠軍灰泉村壬申石敬瑭奏

契丹引去罷兵歸自百井歸乙亥徵雄武節度使

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

后馬氏殂馬氏楚王殷女也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

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

南唐園陵之制北域之外繚垣墻列植柏樹謂之柏城以封纜數尺觀者悲之

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即位謚曰閔與秦王及重吉並葬徽陵域中今從廢帝

實錄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華戶化翻

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引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

賴子弟引度昵之昵尼質翻同平章事楊洞潜諫曰秦王

國之冢嫡也冢大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治直之翻况

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

引度洞潜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

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二月初丙寅

朔蜀大赦 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

延光為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

李彝超上言疾病夏戶雅翻上時以兄行軍司馬彝

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

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孟

祥事莊宗夙蒙親任故以後宮賜之史詳 已丑追

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魏氏本平山

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 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

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

也陋而淫閩主嬖之嬖皮義翻以其族人守恩匡勝

為殿使殿使閩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

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 以李彝殷為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彝興其

已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

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壬

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五代會

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

寧衛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後唐復

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珣判明州審琦金

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

全之子也安金全代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

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薛史載在德書其畧曰朝廷任

策雖被堅執銳戰則奔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

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

文德

虛設具負枉費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
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
軍大將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
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
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
大才須拔居大位無大才即移之下僚猶吉掾翻詆
丁禮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
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侑
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
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馬侑孫時為翰林學士為于偽翻乃下
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見一百九十四卷今
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
輸安可責也傾輸謂傾其胃腹所懷而輸忠於上昭儉嗣復之曾孫也

楊嗣復文宗時為相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

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

考異曰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

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為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為已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十國紀年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詰去吉翻難乃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

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宋齊丘字子嵩秦淮

門金陵城門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

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

中丞龍門母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龍門縣本漢皮氏縣

後魏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母姓也母丘氏或為母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補闕有母景洛陽人一云吳人母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

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

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

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

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

九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鄭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各酌情制宜並請改

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九臣僚各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

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 六

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

振嘗詢其戰功先悉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

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柴有功而不求聞武人如契

丹寇應州 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

去年五月帝令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好呼

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

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唐之中世司天臺有

品下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更直於

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

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衡翻

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曹太后則

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知兩翻敬瑭

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

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羸倫為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冀

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

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敬瑭求兵糧以實

糧以實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

幽州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總管府在晉陽石

步軍都總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九域

管故也

州西北至代州六百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

瑭遣使督趣嚴急趣讀山東之民流散此謂太行

始兆矣史叙致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

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時驕兵習於

立石敬瑭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

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

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壬辰詔

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閩福王

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

而賜之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節度使

通鑑卷二百九十八

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

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為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帝

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從

容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

暫獲對揚見賢遍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為東西兩班

注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為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

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

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上元唐肅宗年號度徒洛翻旁無侍衛故

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機要之臣謂樞

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閣門

奏榜子當盡屏侍臣屏必郢翻於便殿相待何必襲

延英之名也 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昵

質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質音徐知

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

武王最愛知諤徐溫謚忠武王而以後事傳於公徐知誥之

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誥非往年知

詢失守謂自昇州召知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

有能名治直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

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己酉以宣徽南

院使房曷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曷古老翻宣徽北院使

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

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曷與趙延壽雖為使長

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曷隨勢可

否不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

曷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比音免

翻覺居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為劉延朗受誅於晉房

帝之親臣也延朗之好貨諸方鎮刺史自外人者必

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

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蜀金州防禦

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

防蜀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他事將兵三百

沿流道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

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

明出入卧内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

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惡鳥路翻可殷嘗

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

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

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

可殷殺之挺待鼎翻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間如字陳

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殺死狀倣懼而出俄頃

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閩主命錦工作

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刺七亦翻

閩主死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為絕其命也為于偽翻

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

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

監國是日即皇帝位皇太后璘母黃氏也繼鵬璘之長子更名昶更工謚

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

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鸞為賢妃初

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

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

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十鄉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

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稟筆錦翻給也數所

用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

可如是乎處昌呂翻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鈎校諸

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史言林延遇不忘舊君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

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郎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從誨楚王希範好奢靡好呼到翻下玩好同

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

快快它蓋翻奢也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

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

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去羌呂翻以經史自娛省刑

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

屬我先王謂高季興嗣王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

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復扶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

乃為之築室於土洲為于偽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

府跨黃牛至聽事聽讀從誨時過其家過音四時賜

震披鶴氅氅昌自稱荆臺隱士每詣

孔本臣先日記之有
止去行矣

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屬之臣光曰孫光

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高從誨之美馬

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防微高從誨因光憲之

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以阜民保境是遷善也

梁震成功而能退梁震翼贊高氏父子自古有國家

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喪息吳加中

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

殊禮以昇潤宣池歛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考徐

所封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腰

膂江都之與洪鄂脉理不屬矣自常潤波海界淮而

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自以為得當是

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歛書

翻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閩皇城使判六軍

大元帥

通鑑二百七十九

三十一

君辭

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朝直遙翻閩主昶與拱宸

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

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

執斬之梟首朝門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倣部兵千餘持

白挺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

倣弑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此閩主以建王繼

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

使參政事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

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

為福王友閩主昶初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

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

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衣於昶召還拜

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

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

昶曰先帝以孤屬公屬之欲翻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

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

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鸞昶求春鸞於陳后見上六月嬖甲義

翻又博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

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由是踈之未幾復上

書言事幾居豈翻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復扶又翻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小一百七十四 通鑑二百一十九 三十一

批匹迷翻 遂放歸永泰 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 以壽終 帝嘉馬全節之功 却蜀兵全金州之功

也 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為橫海

留後 帝既聞之而不罪劉延朗善善惡惡郭之所以亡也 十二月壬申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韓昭符同平章事充護

國節度使 乙酉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

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 喪亂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

正拜 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

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朝直遙翻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

不可乃止 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 閩主賜洞真先

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 更工衡翻 刑罰

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另據土行第一字本按其天馬全節聖林別以信事不作金錄同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本葉半補二十五字去二字改三字

據新垣朗謗亂署翰墨境貞躬音為字不成四月十六日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 此卷第二十三葉改源

為集真一字千金宗本原字極似源非詳審亦消過矣其為

戊辰四月十七日所屬津郊為中外兵鋒近接地而向以未居民

遷徙相屬於道兩日未風聲尤緊即同巷心一空矣此心也石月止

指拉書則差缺鎮守身世可憐嗚呼可笑後有讀者其謂我何

據明孔天胤刊無注本校戊辰年九月後是風雨天亦不為第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